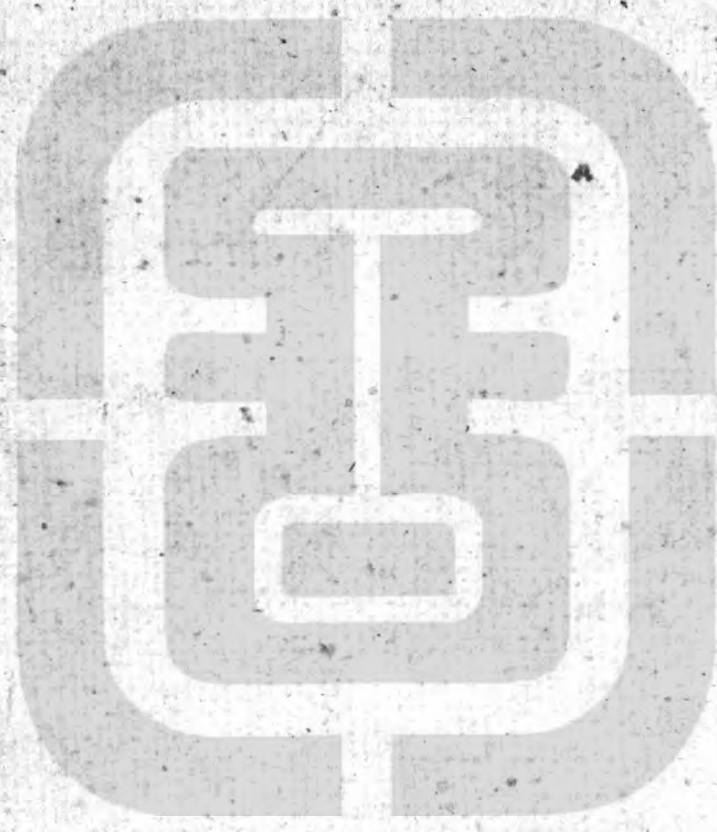


中
14



學易居筆錄

元 崇德俞 鎮伯貞著

易曰君子以莅眾用晦而明故于國有不聞于家有不見隰朋所以事齊也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呂端所以相宋也獄市不擾曹參所以佐漢也不癡不聾不爲家翁子儀所以有終也察見淵魚斯爲不祥聰明好察是謂近死故曰勿察察而明

周尙文殆非也周視商則文非尙之也欲其質而不可也民之質矣以祈于鬼神以爲其君福豈尙文乎先

進之從甯儉之意聖人之情可見矣乞巧文賤巧拙
賦貴拙舞文之誅先賊吏嗇夫之對後上林皆以挽
世趨也

張睢陽詩云安知天地心然張潮以天道說之則確乎
其不可奪可謂正誼明道不計功利者也諸葛出師
表意亦如此忠臣一道也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上蔡讀史與明道異非必背而馳
也象山云作文苟且卽是不敬程子作字時甚敬云
卽此是學故道之與藝一理

鷄之伏卵不至其日則戕果之不時則不可食故曰化
不可爲也又曰不可助長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否之象曰儉德辟難未有難也何以言辟否之時仕則
難矣故詩曰孔亟且殆漢時魏桓告其鄉人者是已
君子固不能爲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以免難也
見幾而作明哲保身知矣哉

誠自不妄語始言常失之多也誠信訛詐字皆從言以
此

白圭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計然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亦

是識得陰陽消長之理老子翕張取與皆然其所以異于堯舜之道者有意無意也

百藝百窮九十九藝空言多則不精也鄙語雖小可以喻大

紅顏多薄命非失身則天若寡自古而歎之以爲造物者若害其美也予獨以有人事焉蓋有尤物必將移人懷璧之罪誠難免耳故非美而豔則何至篡于人而非二姬則蠱安從生哉此可推而知也

樂羊爲魏將與莊子林回之亡同意

仲尼探元化一章似接輿語以幽鴻誚鳳

崔顥孟門行言人心之險于孟門也

柳子行路難以喻炎盛至風臺露榭則死灰不復然矣王仲初猛虎行本侯景謂紹宗宇文謂賀拔意唐太宗亦以是蓄李勣悲夫

楊白花蓋惜時也或以爲刺后德之亂楊白人名也

杜詩無貴賤不悲無富貴亦足蓋莊子榮辱立見所病之意至罵及結繩亦祖蒙莊

粉蝶過牆疑春之在鄰而不知已皆去也傷春之詞也

日月籠中鳥言一往一來乾坤水上萍言一依一附以
小喻大

李杜之詩一則玉潤得之自然一則金精得之鍛鍊天
人之分固較然矣然李常自言其志杜則有耽句而
欲驚人之癖此又其所以不同也

秦舞陽殺人莫敢迂視及至秦庭則變色猶是有秦王
也

正士失之拘通人失之詐于魯兩生叔孫通見之矣兩
生斥通所事且十主非其人天下初定瘡痍未起非

其時不亦正乎曾不思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而武城
雖小非禮不治也見武王周公之然後大行而不知
文王之治無二禮樂也是其拘也通斥兩生不達時
變用縣蕞正君臣以革其拔劍擊柱之陋不亦通乎
而通之意不以輔世長民而以希時取寵故所就多
尊君卑臣暴秦之緒而無復關雎麟趾周官之法是
則通之詐也

漂母以施而圖報爲恥故怒與田疇讓爵恥賣盧龍之
塞屠羊說辭賞復返屠羊之肆魯連辭金而肆志介

學海類編 卷之八
推逃祿而立槁皆卓然不欺其志也後世施恩不報
則以爲難悲夫

大義滅親則以其義之至重而不能使之無絕也君子
蓋傷之焉管蔡叔牙石厚是也若秦王滅親以有天
下樂羊滅親以圖功名則是養一指而失肩背所厚
者薄無所不薄矣

程子舉漢儒近似者以仲舒楊雄竝稱竊惑之子雲自
不識字安得爲儒其可謂博學能文之士矣

求仁得仁非以正行也故不見知不悔天下非之不顧
而莊生以爲死名首陽之下也悲夫流芳遺臭之言
自此語誤之也

烈士徇名史遷以擬伯夷也王鐵鎗諸人意皆如此至
莊生譏之以滅穀東晉述之棄滅名教遂有不如一
杯酒之論嗟乎彼安知性與天道哉

女嬃詈屈平以鮀爲喻鮀倖直士也謂之凶人何哉蓋
仁莫如進賢不仁莫如媚嫉鮀始以方命圯族見疑
竟以此敗蓋私智自用之人鮮不爲國大患非不有
湮水之勤所傷多矣堯方明日達聰舍己以從天下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言述
之善而鯀獨圮族自用惡能容於休休仁人之朝也
哉

范景仁以司馬當國不復仕所謂善與人同人之有技
若已有之也其用心亦大矣

公孫述長清水稱神明而卒亂蜀王安石行青苗稱便
而卒亂天下不可大受也龐士元非百里才而爲漢
名臣不可小知也

昔人有車以使人不敢借也而焚其車君子之責己蓋
嚴矣不假蓋護其短也其責人也蓋恕矣

耳目諸竅異學謂之漏故養生家便液卽閉氣而祕方
便液固齒可以已齲皆是理也漏且慎之况勞神搖
精之大者乎

佛學有南頓北漸是有二法門也當是人品不齊根性
利鈍異爾如三獸渡河有難有易河則一也

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雖荒唐之詞而有良靜之理

釋氏外形骸空萬有而先儒謂其自私自利者何也私
其精神故曰不滅私其生故曰無生非真能空之外
之也

以盜之賊民也以兵去之不善爲兵者兵反爲盜矣盜之賊民也小而兵之賊民也大故曰甯逢赤眉毋逢大師是民重困也惟疾亦然故藥不可不慎也有心無相相逐心生志壹之動氣也如裴晉公二宋之事是已壽夭窮通有一定之象而古今所傳延齡減算錫福用極之事亦時有之而亦莫非命也故曰神不可知蜂目豺聲以成弑熊虎豺狼以滅宗此氣之至駁而性之甚蔽者也然使商臣食我聞而亟反焉安知其不爲有相無心相隨心滅乎

陰陽往來屈伸常也時而變焉君子不謂之常也釋氏輪迴時時有之仙人冲舉時時有之卒不能以易其屈伸往來之常猶之伯有之厲久則散焉而儒者往往惑之不亦誤乎

置水于澤久則魚生焉盈醯于缶久則螭集焉孰爲輪迴乎長平四十萬新安二十萬皆輪迴何所乎故知羊祜探環日月偶符皆事理或然之變耳

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情之自然而非有以取之也故察淵魚謂之不祥寄獄市期于不擾不欲爲盜之主人

爾

咸動艮靜咸辭皆凶艮辭皆吉聖人主靜君子慎動之情見矣艮非無所爲也動靜不失其時則常感常寂艮其輔而曰言有序非默而已也

割股以事親不知禮也不知命也割股而有一毫爲名之心者其歸與吳起殺妻樂羊食子同矣

文子舉筮庫之士不屬其子王猛相秦不私其子官非遠其子也大而石碣之滅親微而韓億之索杖非不爲其子隱也一切溺愛任情禽犢矣

偷兒之言曰我入人之室雖逐吾者千百謹謀我我不畏也主人常不利焉吾出在野卽一二輩逐而謀我敗矣此可以知兵矣賊在內死地也愈孤愈奮在外生地也愈眾愈離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諒哉是言故不疑而卜如其義也如其道也是無勇也如其非義也如其非道也是微幸也古今之以下敗者多矣非神之弗告蓋卜之不當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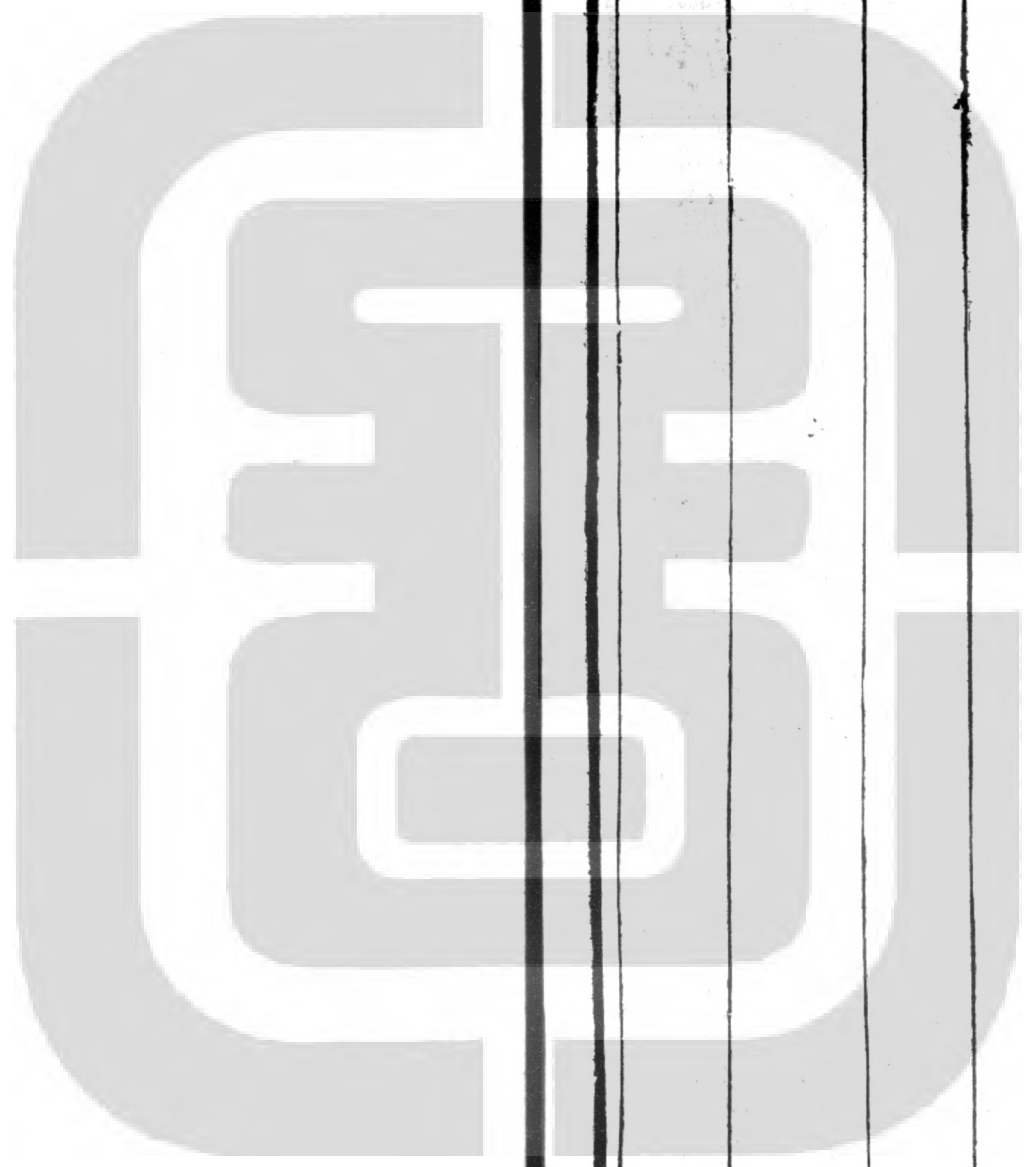
專直翕闢自天地不能以常張也可以人而不嚮晦冥

息乎故夜居于外弔之可也

顏氏樂而天禹稷憂而壽壽天天也盡義而已孔明不
逆成敗利鈍是也雖然罰二十以上必親以觀楊騶
之苦口司馬之傍覘則義亦有未盡者乎

孔子之窮顏氏之天或曰天之未定也或曰天之不可
詰也於是蘇子救之以天定有後之說昌黎禹錫著
論紛如余以爲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壽則治大德
不受命窮而天則亂治亂命也循環之數不得不然
猶晝而陽明勝夜而陰濁行夫豈天之得已哉四凶

之於堯猶魑魅之在晝也三仁之於紂猶芝蘭之被
霜也不知晝夜春秋榮悴之理而以怨天尤人是之
謂不知命



東園友聞

元 撰人 闕

昔見周草窗先生弁陽客談有信義湯一服蓋修竹先生筆也其方云信義等分每晨至暮服之無斃自然心廣體胖積以歲月日用常行惟信義是服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草窗周公謹修竹王監簿也

虎林先生所書客談皆六經語而于儀禮尤致意焉觀此則先生之學可見先生嘗爲困學老人館賓鮮于深敬之教其二子鮮于聞先生之訓其學益進先生

戲曰某教其子乃教其父相與一笑

虎林盛元仁也

胡牧仲先生以經學名世行義聞望著于東南國初金宋諸老宗之吳興趙承旨嘗有詩挽之曰淚濕黔婁被情傷郭泰巾觀此則先生之為人可知矣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畏衾先生其人也弟汲仲先生亦特立獨行一毫不苟取趙承旨嘗為司徒以禮請先生作其父墓銘先生勃然怒曰吾豈為官宦作墓銘耶觀此則其剛介可知當時承旨為司徒以金百定奉先生潤筆是日先生在陳其子千里以情白座上

諸客勸先生受先生卻之愈堅聞先生之風諛墓而求金者甯不自警乎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云薄糜不繼襖不裹謳吟猶是鐘球鳴嘗語惟善曰此余秘密藏中休糧方也

曲江錢惟善書

世祖暮年桑哥專權納賄中書之政漸弛上初不知也時徹里為御史中丞力言之至再不聽且怒命速古而赤批其頰遣之一日上方燕坐便殿中徹里公入上作色迎謂之曰徹里又欲言桑哥耶公曰然臣諦思之國家置臺諫猶人家畜犬也譬則賊至而犬吠

主人不見乃箠犬犬遂不吠豈良犬乎上悟頷之未
幾桑哥敗噫使臺諫一如公天下甯有亂耶

仁廟潛邸日奉太后在懷孟駐輦之夕暑雨方霽羣蛙
亂鳴閣閣不少休兩宮達旦不寐翊日近臣宣太后
令諭蛙曰吾母子方憤憤蛙忍惱人耶可往他處鳴
毋復留此自是至今十餘年蛙不再鳴越明年仁宗
入京誅安西王迎武宗于北藩入繼大統時至大元
年也聖人所至山川鬼神陰來相之况魚蟲之微有
不從令者乎因書以廣異聞

至正庚子七月
晦全思誠書

至順庚午赴南宮嘗侍虞奎章坐談及東平富人新居
落成有邱真人者道行重一時凡欲徼福利者慕其
道爭迎致之幸其一至咸自慰足富人以禮致真人
將冀一言以頌其居真人既入室默不一語輒以所
持鐵杖于牆壁窗戶頗毀裂之亟出富人怏怏率家
人羅拜以希解悟真人曰若室完美蔑以加矣雖然
完必毀吾不先毀之若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若宜
思其毀而欲完者克保全之則若與若子孫庶幾歌
斯哭斯永終無替富人悅服

吳興陳伯敷翰林編修時爲璋言參政王公繼學自筮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參議歸省逮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倨坐曰小大北方卑幼之稱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忝參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在意公逡巡拜謝翁倨坐如故吁中原習俗之厚王公謙德之隆君子所樂道也

余客京口聞有閔仲達陳子方者幼同讀書長同習吏事又同籍杭郡吏循次錄敘則陳在先閔乃以計先之陳終無幾微怨嫉意適故人約陳偕入京達官貴卿交薦以仕尋僉憲浙江閔方以日月陞掾憲府聞陳之來歎曰何面目見之稱疾不出陳下車亟問吏曰閔仲達何不見耶咸以疾對陳曰非疾憚我也我將見之及其門閔皇懼出肅陳曰吾與君交至深誼至篤君昔先吾而吏郡者命也非此吾所就甯至是耶今又幸同處苟有未至方賴于君何稱疾爲宜亟出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顧德玉樵李人也其父南山嗜浮屠至舍其居爲白雲

菴以宅學佛者德玉獨好諸經子史習古詩文與儒者游嘗從觀光余先生學觀光老無子德玉養焉一日觀光之他所病卒于道德玉爲營棺槨以斂之凡賻于身者皆致其誠焉後迎其喪以歸置之正堂躬服斬衰苴履俾其子若妻暨童子咸如之朝夕哭踊旬必祭奠哀之若喪父然越三月負土築隴隴成葬之復結廬墓側居三年而後已歲時之享弗替也或曰古者爲師服心喪未聞爲齊斬以喪之也德玉曰否民生于三師居其一與父何異吾所以爲此者將

以愧天下之爲人弟子而忘其師者也

劉信甫廣陵人也倜儻尙氣不事小節然重厚少文其先嘗事廣陵富商順風曹氏曹氏將死以孤屬信甫信甫撫曹氏孤幾冠孤之季父欺其幼且利其貲乃陳于郡曰曹氏之先家貲若干緡未析皆爲姪所據願中分之郡守劉知其詐乃直曹氏孤季之子慚毒其父父死陳于郡曰弟殺吾父郡長馬馬火者始莅事與守有隙疑守受曹氏孤賄欲置曹氏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捶擊無筭皆自誣服曰曹氏孤

使某殺季郡守受曹氏孤賄若干未致信甫欲其無
兩辭以成獄拷楚萬狀身無可擊者信甫曰殺若季
者某也曹氏孤實不知郡守卽無賄密使置曹氏孤
于京匿之大家使勿出謂之曰事畢而後歸乃以金
帛賂郡長左右從減死論旣出卽詣京師叩蹕自陳
卒置郡長于法守復其官凡獄訟道理費以鉅萬計
曹氏孤歸計其費以償之信甫笑曰奴之富皆主之
餘也脫主于厄分內事詎敢以費求償哉卒不受聞
者莫不重其義也南北之士或貧不能自給者信甫

不問識與不識無不周給之亦不責券嘗遊吳中以
百金加束帛致余淑其子余以母老辭焉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
右丞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玉婉
儀者題滿江紅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
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
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鞞鼓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
雲滅千古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
驚塵上夢寶車曉輶關山月只姮娥相顧肯從容隨

圓缺或云王昭儀下張璠英所賦也夏五月二日兩后抵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夫人遺古詩一篇于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一身不辱父母且不辱親藝祖受命立國以仁中興南渡計二百春世食宋祿羞爲北臣大難既至刼數回輪妾輩之死守于一貞焚香設誓代書諸紳忠臣孝子期以自新時皆服其貞烈此四人者視前日之託隱憂于文辭者相去固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地

至台之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于夫將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汙因陽曰能俾吾爲舅姑與夫服期月乃可事主君于夫長見其不難于死從所請仍使俘婦雜守之師還挈行至嵯縣過清風嶺婦仰天而嘆曰吾知所以死矣卽嚙拇指出血寫口占詩于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料得幾時回兩行清淚頻偷滴一片愁眉鎖不開回首故山看漸遠存亡兩字實堪哀自投崖下以死死之日抵

今且八九十年石上血起如始寫時不爲風雨所剝
蝕僕昔過其下尙能讀所寫時嵎丞謝端爲之立祠
刻碑于死所白野泰不華兼善公守越立廟像享之
鄉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五峰先生孝光爲記郡上
其事于朝未報噫使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
者豈有賣降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爲萬世之
罪人也

周君景遠馳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日與朋友往
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

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之呼謂曰吾嘗
又訪某人汝乃失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
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綱維也使吾今
日絕故舊是爲御史而墜一常其可乎甯不爲御史
不可滅人理吏赧然謝服而退

南邨陶
宗儀書

杜清碧先生本以翰林待制聘至杭日有所編五聲韻
自大小篆隸以至外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
收錄題曰華夏同音一日康里子山平章公夔夔見
訪語及聲律之學因問國字何以用司

喉音有
音無字字爲

首先先生答曰正如嬰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全氣也平章甚善其說

唐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復遣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人玉帛妻女縣令李侂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死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侂曰兵與財俱無將若何楊氏曰若不守縣吾民爲賊所得矣今倉廩皆積也府庫皆財也百姓皆戰士也重賞罰以令士其必濟于是召吏胥百姓于庭楊氏曰縣令民主也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

姓墳墓斯存宜相與致死以守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耶眾皆泣許之乃誓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侂率之以登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必周而均使侂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從賊矣皆悉力以守賊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眾皆笑忽流矢誤中侂手侂傷而歸楊氏曰君不在則誰固守與其死于城戰不猶愈于家乎侂裹傷復率其徒將趨城而一人有以弱弓射中其帥墮馬死卽希烈壻

學海類編
也賊勢沮遂相與散去項城之人得保完刺史上俚
之功超陞緒州太守嗚呼婦人女子之德奉父母舅
姑盡恭順和柔者則賢矣守土保民忠誠勇烈之道
此公卿大臣之難事斯時也憑堅城深池儲畜山積
財貨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
不能自守其忠不能以自死棄其城而走者舉若是
也彼何人哉楊氏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
當之

宋末岳州徐君寶之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蘄王府自

岳至杭相從數千里相與數月虜欲犯之屢以巧計
得脫一日虜必欲強污之度不可脫乃謂曰俟吾祭
亡夫謝絕之可事汝虜喜而然之遂嚴妝焚香祝畢
赴池水而死將赴死之際題滿庭芳一闕于府壁云
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尙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
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
臺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
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
見無由從今後夢魂千里夜夜岳陽樓余至杭聞徐

子祥言之徐正蘄王府鄰猶及見其親書後宣伯褻
先生亦言正與清風嶺同所謂一時一事也

江陰人李安撫歸附于元後謚恭敏所居門首立坊曰
恭敏坊近歲子孫以故址賣與里人薛氏土木一新
視昔有加有客語薛云君之門而猶存李氏之坊恐
非君所宜也薛深然之指恭敏之族尊行者惟唐卿
可主其事乃貽以錢百緡李欣然徹之是夕李嚶語
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吾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
吾祖責吾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且罵且撻吾負

痛號泣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越明年城毀于兵
薛氏屋復爲瓦礫之區

江東信州故宋時取土築城爲濠百畝渺然有江湖之
意遂名南池中有地可架屋數十楹舊爲州民某氏
居之有年矣歸附後滅徹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春夏
之交每苦羣蛙聒人然無術以去之三十八代天師
廣微子朝京還用以此告廣微以瓦片朱書篆使人
投于池中曰羣蛙自此毋作聲于是寂然至今絕無
蛙鳴亦可異也

友人唐伯剛曰北方凡阜鵙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
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乃一狗
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于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
多羽毛數根耳田獵之際鵙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
同至名曰鷹背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一異惜人未
有聞焉偶記于此箕谷邵
煥識

曩余遊學金陵日與同門二三輩謁見起巖王先生起
巖曰新學切當以禮義廉恥四者存心涵養得熟家
業不患不成功名不患不至學問不患不精上而天

子下而庶人何莫不本于四者乎余旦旦而思之四
者根于心內有所主則揖讓進退合其節動用制作
得其宜取予得其當剛介有所守矣內無所主則傲
縱自肆壽張貪暴不可勝言矣驗諸行事觀諸人品
于是言而益信蓋起巖乃吳草廬門人也斯言咸有
源委近僻處江邨嘉言日無聞因是而書以自警又
起巖嘗招程敬叔先生教其子弟建江東書院以處
之學徒如雲衣食或不充咸資于王程先生喪偶有
孤女一如己女豐其奩具以遣之王江東名士也近

隔于兵重爲斯文惜

質谷邵
煥識

上海民有以譎詐而致富者丙申夏四月其居燬于兵爲卒所執索窖藏物民給之曰此非吾居吾逃難至此耳吾居距此纔百餘步汝欲窖可同往卒然之民遂導卒至其故人之居發地數處終不得窖卒知其給已怒而殺之

昔有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敝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彼何人耶翁曰某族叔父也客晒

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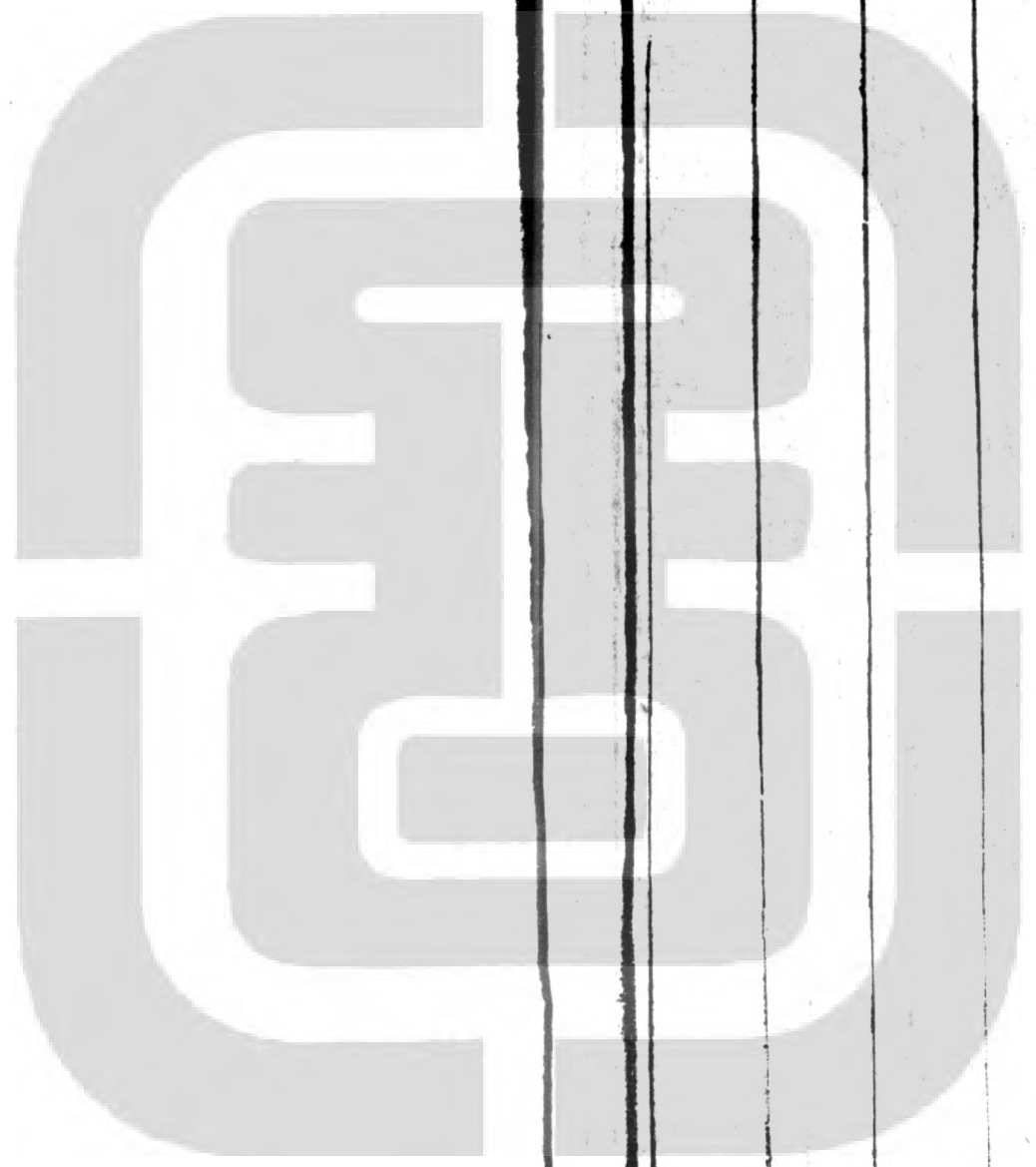
宋太學生會稽唐珏字玉潛當至元戊寅冬楊璉真伽發趙皇族諸陵寢至斲殘支體攫珠襦玉匣焚其骨棄骨草莽閒唐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兩許執券行貸又得百兩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飲里中少年唐具告以願收遺骸共瘞之眾歡諾一少年曰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其知之乃斲文本爲櫝紉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藪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

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之戒勿泄越七日下令哀陵
骨雜置馬牛枯骼中造塔錢塘以內之名塔曰鎮南
杭民悲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後數年人
始有傳唐之高誼由是玉潛義風震動唐復有夢中
詩四首其一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甯忘犬馬情
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其二曰一坏自
築珠邱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
杜宇泣冬青其三曰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
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其四曰珠

鳧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去年寒食節
天家一騎捧香來葬後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
于所函土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驍形南面欲
起語野麕尚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
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鑑區區千載護
風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
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
霹靂一聲天地裂此事予聞之先師唐溫如溫如乃
玉潛之子故其事詳謹用書之

華亭
夏頤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within a rectangular frame, likely containing the main body of the document.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watermark.



漱石軒筆記

宋秘書省校書 李 隱 撰

高宗承祧後多患頭風召醫於四方終不得療有一宮人忽自陳世業醫術請修合藥餌高宗初未之信及堅論奏遂令宦者監之修藥宮人開坎作藥爐穿地方深一二尺忽有一蝦蟆跳出如黃金色背上有朱書 字宮人不敢匿其事乃進於上高宗不曉其兆遽命放於後苑池內宮人遂別擇地穿藥爐方深一二尺復得前金色蝦蟆又聞於上上惡之以爲不祥

命殺而棄焉至夜其修藥宮人及宦者皆無疾而卒
則天末年益州有一老父攜一藥壺於城中賣藥得錢
卽轉濟貧乏自不食時卽飲淨水如此經歲餘百姓
賴之有疾得藥者無不愈或自游江岸閒眺永日又
或登高引頸不語每遇有識者必告之曰人一身便
如一國也人心卽帝王也傍列臟腑卽宰輔也外具
九竅卽羣臣也故心病則內外不可救之何異君亂
於上臣下不可止之乎但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
其心不使氣索不使狂思不使嗜慾不使迷惑則心

先無病心無病則餘臟腑雖有病不難療也外之九
竅亦無由受病也况藥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攻其
病君先臣次然後用佐用使自然合宜如失其序必
自亂也又何能救病此猶家國任人也老夫賣藥常
以此爲念每見患者一身君不君臣不臣使九竅之
邪恣納其病以至於良醫自逃名藥不効猶不自知
悲夫士君子記之忽一日獨詣錦江解衣淨浴探壺
中惟選一丸藥自吞之謂眾人曰老夫謫罪已滿今
卻歸島上俄化爲一白鶴飛去其衣與藥壺竝沒於

水求尋不得

相國李林甫家一奴號蒼璧性敏慧林甫憐之忽一日卒然而死經宿復蘇林甫問之曰死時到何處見何事因何卻得生也奴曰死時固不覺其死但忽於門前見儀仗擁一貴人經過有似君上方潛窺之遽有數人走來擒去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一大樓下須臾有三四人黃衣小兒曰且立於此候君旨見殿上捲一朱翠簾依稀見一貴人坐臨階砌似剗斷公事殿前東西立仗衛約千餘人有一朱衣人攜一

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亂國革位者安祿山及祿山後相次三朝亂主兼同時悖亂貴人定案殿上人問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數雖將足壽命之數未足如何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節儉本合折數但緣不好殺有仁心故壽命之數在焉又問曰安祿山之後數人僭爲僞主殺害黎元當須速止之無令殺人過多以傷上帝心慮罪及我府事行之時當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紹位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安堵樂業亦已久矣據期運推遷之數天下之人亦合罹亂惶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言述
惶至矣廣害黎元必至傷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速
舉而行之無失他安祿山之時也又謂朱衣曰宜便
先追取李林甫楊國忠也朱衣曰唯受命而退俄頃
有一朱衣捧文簿至奏言大唐第六朝天子復位及
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効力甚苦
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復亂也雖嗣主復位乃至於末
代終不治也謂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奏訖又退及
將日夕忽殿上有一小兒急喚蒼璧令對見蒼璧方
子細見殿上一人坐碧玉案衣道服帶白玉冠謂蒼

璧曰當卻回寄語李林甫速來歸我紫府應知人間
之苦也蒼璧尋得放回林甫知必不久時亂矣遂潛
恣酒色焉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之
見一白鳳銜一書有似詔勅自空而下立於寢殿前
宮人白貴妃貴妃起而熟視之遂命焚香親受其書
命宮嬪披讀其文曰勅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
常多傲慢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
寵愛庇族屬內則韓虢蠹政外則國忠秉權殊無知

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其如罪
更愈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沈淪宜令死於人
世貴妃極惡之令宮闈閉切祕此事亦不聞於上其
鳳尋飛去其書藏於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
之豪富奢華朝廷閒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
國忠闈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闈曰我直有一大事
要白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
火發盡焚楊公宅闈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

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邪公
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佚不節
德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略不能效前
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爲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
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
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
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
懼死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翻以我爲死罪國
忠極怒命左右欲斬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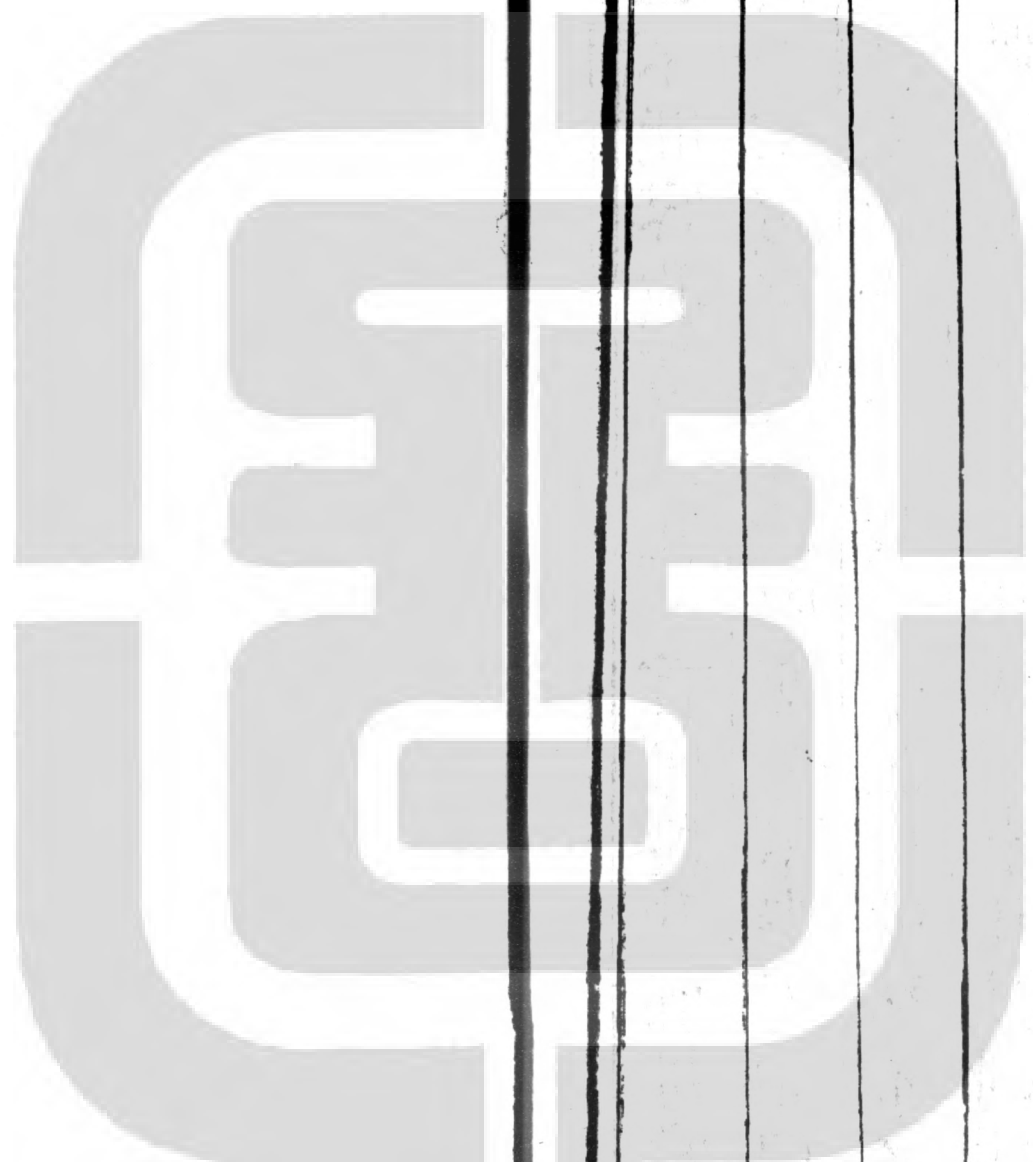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言述
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爲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爾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邪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卻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杜修己者趙人也善醫其妻卽趙州富人薛氏女也性淫佚修己家養一白犬甚愛之每與珍饌食後修己

出其犬突入室內欲嚙修己妻薛仍似有姦私之心薛氏因怪而問之曰爾欲私我耶若然則勿嚙我犬卽搖尾登其牀薛氏懼而私焉其犬略不異於人爾後每修己出必姦淫無度忽一日方在內同寢修己自外入見之因欲殺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後歸薛斌半年其犬忽突入斌家口銜薛氏髻而背負走出家人趕奪之不得不知所之犬攜薛氏直入恆山潛之每至夜卽下山竊所食之物晝則守薛氏經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雖形貌如人而徧身白毛

薛氏只於山中撫養之又一年其犬忽死薛氏乃抱子迤邐出山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者遠詣薛斌家以告斌遽令家人取至家其所生子年十七形貌醜陋性復兇惡每私走作盜賊或旬餘或數月卽復還薛斌患之欲殺焉薛氏乃私誡其子曰爾是一白犬之種也幼時我不忍殺爾今日在他薛家豈合更不謹若更私出外爲賊薛家人必殺爾實恐爾累及他當改之其子大號泣而言曰我稟犬之氣而生也無人心好殺爲賊自然耳何以爲過薛斌能容我卽容

之不能容我當與我一言何殺我邪母當自愛我其遠去不復來矣薛氏堅留之不得乃謂曰去卽可何不時來一省我也我是爾之母爭忍永不見也其子又號哭而言曰後三年我復來耳攜劍拜母而去又三年其子領羣盜千餘人至門自稱曰將軍旣入拜母後令羣盜殺其薛斌家屬唯留其母焚其宅攜母而去



遂昌山樵雜錄

元

鄭元祐德明撰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以
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面白皙
如滿月冠巾圓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下
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見
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衣袖詩請
見先兄急延入坐語稽經紬史飲食勞苦如平生歡
既罷某等兄弟請于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薄

學海類編
之宋諸生寒士也而兄加禮殊厚某等不能無疑敢
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吾國家大臣語默進退繫天
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生
與彼何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起沙漠吾于斯文不
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爲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其
一也其人身長廣穎宋爲入內都知太尉國家以其
內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
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旣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畏愿

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後固已優裕
無他望一日仁廟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拜答
曰母已亡獨父在爲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
張曰老父旣寄迹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召中
書省臣以爲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卽
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頸痛
重若爲物所壓日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徒
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物
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燕犒于其

家比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使臣卽臥內宣恩命瞽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爲戒也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于吳江洲渚上僧台人也時已年七十餘爲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日大寒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行童震慄遠望有以

銀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童莫敢前且令軍士趨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旣至召令前問住持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禮笑問曰首座如何忘卻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也嘗宿上房逾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錯愕漫不省扣之乃言曰吾尤宣撫也今日尙何言卽命大鍋煮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于此始知尤公探諜江南凡八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言述
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于世祖皇帝云
尤公久于江南探諜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淮
省改江淞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天
慶觀卽今元妙觀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諱師秀自宋
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
觀主王管轄者尙不知爲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大
驚尤公曰吾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其人孤僻士
宰相何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士
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爲誰觀主以姓名對高士曰主

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語之
乃啓戶觀主言平章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識
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于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卽
鎖戶偕行廊廡閒平章卑仰敬之愈甚至雲堂前語
平章曰三年前有閬州王高士嘗畱此某則非其人
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咨嗟曰是真一世之高士
公每出見杭士女出遊仍故都遺風前後雜沓公必
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尙瞢瞢睡耶今日非南
朝矣勤儉力作尙慮不能供繇役而猶若是惰遊乎

時三學諸生困甚公出必擁呼曰平章今日餓殺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予之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贗其真者枝葉鬚梗皆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見輒憤詈曰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溫時至其家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哭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爲進澡豆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支離叟卽伯機家

所種松也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爲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騃不能也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厭之輒不育乃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卻來取于局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故道

學淵類編 卷之五 言述
無拋棄子女信乎其恩澤之周也積雨雪亦有錢雖小惠然無甚貧者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葛嶺賈曰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乘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鎚劍護轎里許卽易轎人倏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爲具賞犒募勇士樹阜燾列劊手皆立具于呼吸閒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廟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入風兩殿前卒肩一卒飛上斬入風板落火卽止登驗姓名轉十官就給金銀賞

之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傅景文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楊總統發諸陵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杖夾遇物卽以夾投籬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閒賄西僧云自餘不敢望收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于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

帖落誰家又曰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
猶記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悽怨
則忘之葬後于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于兩
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
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移
來此種非人閒曾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有
曰君不記犬之年羊之月辟歷一聲天地裂聞其事
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克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昭奎者

延之以教其兩弟曰子瑛曰元鎮居久倪之文光沒
而子瑛駭元鎮出應門戶不勝州郡之賸剝也貲力
遂耗減已而子瑛卒家中落元鎮刊無作有以濟朋
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芙蓉峰傍葬之日
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鎮窘于誅求顧未有能
振之者

閩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于吳宋
亡遂客吳下聞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以田
歲入寺爲祠其祖禰遇諱必大慟祠下而先生併館

穀于寺焉先生自宋亡矢不與北人交接于友朋坐
閒見語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僻故亦不以爲異
其上世本業儒而先生于佛老教則喜之平日喜畫
蘭疏花簡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險異
詭特蓋以攄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爲板刊其所謂
錦錢集者于世若先生在周爲頑民在殷爲義士蓋
不易窺其涯涘云

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荐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以
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詞有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
子羸特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
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丞
相像有曰日煌煌兮疏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
頭碎柱兮壁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
人閒

謝后旣北遷其支裔在杭者固多謝君退樂一人也退
樂常言江南始內附有所謂李信卿者自北來謂能
相人望氣崖岸倨甚退樂以貴官咸敬之亦設早饌
以延致之李至卽中坐省幕官皆下坐不得其一言

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固退樂姻戚也屈公來同
飯時文敏風瘡滿面李遙見卽起迎文敏謂眾人曰
吾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卽面君公輩記取異時官
至一品名滿四海初襄陽未破時世祖令其卽軍中
望氣行逾兩三舍卽還言于世祖四臣見卒伍中往
往有公輔貴人襄陽不破江南不平何處著許多富
貴人嗚呼此與南陽士卒皆將相者何異哉

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于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破其
言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

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
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洒淚溼鈴
鸞兒童賸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
靖國嬋娟應是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浪白蔣
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夷吾甘半壁只緣無淚
洒新亭水雲後從謝后北遷凡宮人能詩者皆水雲
指教或謂瀛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之也

今嘉議大夫吏部尙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啓
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辟掾湖廣省士啓

嘗言其在八蕃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勿行士啓漫不省卽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刺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地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啓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于是士啓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遠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如小屋大竟袞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刺赤烏刺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三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啓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爲其啗齊諧志怪而略此於是乎書

國初富初菴先生以占筮起東南時錢唐初內附以故都生聚旣繁費力殷盛世皇占其後來如何旣成卦而富猶未之知也世皇曰吾占宋故都富對曰誠如所占其地五六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荆棘不如今多也今杭州連厄于火災復困于科繇視昔果不逮和靖先生豈有含珠者而楊璉真珈亦發其墓焉聞棺

中一無所有獨有端硯一事余童時尙見一碑鐫和靖先生墓五大字作草中久之余山中浙省儒學提舉有心力于先生墓上悉力起廢水濱仍建學士橋傍山建祠宇塑先生像于其中今復數年矣聞又荒落賢人何不幸哉

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邱趙公名期頤字子期其先府君宛邱公諱祐字天錫爲江浙行省照磨時余客于其家宛邱公嘗言其家在陳州有瓦屋一橫人稱爲趙總把家國家每歲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初

至極嚴毅再歲三四歲情契如故一日哨馬南歸睹一纍囚兩足凍垂墮呻吟飢凍馬足閒宛邱之父問囚爲誰囚嘖蹙曰吾南宋官人廬州通叛胡某城破爲所虜公父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囚復曰吾春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囚曰豈有秀才而不能教學者乎公父請于總兵官用兩馬易得之浣濯以湯液包裹以氈毳溫糜以酒漿幾絕而復蘇蘇則兩足墮矣因問其姓字貫籍遂延致于家以教諸子是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書胡通判以其所記憶授

諸生更六年而後殂因葬之屋後臨歿謝宛邱公之家曰吾分死六年前矣重爲汝家所延汝之家後必有斯文顯者逮子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府而其三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報可徵云

遂昌雜錄終

震澤紀聞

明 王 鏊 撰

宋學士濂洪武中以文學承寵渥最久後以老致仕每
值萬壽節則來京賀上與宴恩數尤洽一日與登文
樓樓峻陟級躋焉上曰先生老矣明年可無復來濂
稽首謝至明年萬壽節前數日上曰宋先生其來乎
蓋忘前語也久之不至曰其阻風乎使使視之江口
不至曰其有疾乎使使視之家濂方與鄉人會飲賦
詩上聞大怒命卽其家斬之已而入宮上食孝慈命

左右寘蔬膳於側上問后何爲食素曰聞宋先生今日賜死故爲蔬食以資冥福上感晤遽起命駕前雙馬馳赦之曰不及罪死會前使阻風錢塘江得稍延後使至則已榜至市矣宣詔得免久之孫愼獲罪復執來京將殺之后復力救曰田舍翁請一先生尙有終始濂教太子諸王可無師傅之恩且濂居家必不知情乃免逮之四川憩某寺寺有老衲高僧也濂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以類報吾平生所爲自以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於勝國常爲官乎曰編修僧

默然濂是夜自經死

王行字止仲少有異質而苦無書閭門有徐姓者家多書乃傭於其家主藥肆每出藥帖習書殆徧主人見之問誰書者曰藥肆中博士也召問之曰汝欲讀書乎因取數帙授之數日問之響對無窮主人嘆曰吾家有書無人讀若欲讀無書乎乃命至樓中恣其觀覽仍厚給之行三年不下樓忽一日辭去曰書讀已徧矣且往仕乎主人曰此豈求仕之時哉行曰虎穴中可以遊戲遂往南京主於武臣家爲其教授後武

臣見上怪其識曰豈遇異人乎武臣因言其藝師朝夕講論因召見之語不合賜死

李徵臣揚州人元時翰林待詔洪武中不肯屈家屬盡死終不屈乃戍甯夏永樂閒有丁學士某爲上所重一日召問曰少從誰學士以徵臣對且言其德學上卽密遣使取至京入對稱旨上問丁欲見汝師乎丁叩頭謝卽出與相見且欲官之徵臣對曰臣於洪武中旣不受官則今日義不得復受上曰然則若欲何如曰願還行伍曰朕旣已召卿何可復從戎乃遣還

家曰臣已無家惟吳中有一故人曰盛景華願依之景華乃館之家遣其子弟從學久之謂景華曰吾將與君永訣何以處我景華曰先生若不諱當殯之先人冢傍徵臣厲聲曰朋友死於我殯將復歸之也予無歸者尙何殯爲景華謝曰某言過矣當葬于先人之傍徵臣曰得之矣抗手相謝而逝今其冢猶在盛氏先隴

詹徽性殘忍嘗命與懿文太子同錄重囚太子屢欲有所出徽爭不從閒以言于上上曰彼所執是也太子

因言治天下當以仁厚上怒曰竢汝有天下爲之太子惶遽自投金水河中左右遽入水抱持者免死解衣而救者皆死太子從是得疾語皇孫曰我之死微爲之也無忘我讎他日復與皇孫錄囚問死囚當加何刑曰斷其手足遂叱微曰汝罪當死速卽此刑姚廣孝吳之相城人也少祝髮爲僧常從高季迪諸人游工詩善書洪武中以十高僧分賜諸王廣孝得燕府以靖難功封太子少師終不肯畱髮常賜宮人二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女也上乃召還之所居蓄一巨

雞每雞一號卽起朗然誦經後治水還吳往見王光菴賓閉門不納再往復不納三往乃見之曰渠曷爲爲此事廣孝慚而退嘗肩輿過閭門見酒望書甚工問誰書乃一少年召與相見曰若相當貴能爲吾子乎家何有曰惟老母與妹少師見憐願以身事乃辭其母復來廣孝迎之曰惜也年不甚永官止四品歸以見於上曰此行得一子上爲賜名曰繼使侍東宮讀書於文華殿後廣孝復以使事歸途中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爲幄曰上將來視已而駕果至撫勞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備至賜金唾盂且問有何言廣孝以手加額曰泐季
潭在獄久願赦出之卽坐中使人出季潭則髮已蓋
額廣孝復以手加額謝數日駕復至及薨繼訃於上
上曰汝父死有何言曰願陛下厚恤臣家上卽大怒
曰汝父平生與吾語何嘗及私家乃逐繼使使至相
城取其弟姪來京賜第金帛充溢然二人皆農夫愚
騃特甚上嘗憶廣孝言爲僧者不顧家且邏者于其
家往往得帖亦云乃復還二人于家繼於仁宗初召
爲太常少卿謁告還至張家灣卒年四十二廣孝之

先自汴扈宋來吳家相城世業鑿父曰震卿廣孝初
名天禧幼白父曰某不樂爲鑿但欲積學以仕王朝
顯父母不則從佛爲方外之樂耳年十四遂出家于
里之妙智菴名道衍游學湖海刻意爲詩文迢古作
者洪武四年詔取高僧以病免八年詔通儒學僧出
仕禮部考中不願仕賜僧服還山十五年孝慈高后
喪列國親王各奏乞名僧僧歸國修齋於是左善世
宗泐舉道衍等三名太祖親選道衍住持慶壽寺參
太宗於潛邸二十餘年禮遇甚厚後有詔取赴京尋

還之太宗靖內難賓于幕下暨卽位授左善世已而
曰道衍有功於國宜蓄髮加以官爵時年已七十二
賜今名并冠帶朝服陞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六月往
蘇松賑濟賜玉帶一廣孝雖官于朝仍清淨自居仁
宗朝以配享太廟云

景清陝西真甯人洪武末進士第二人爲翰林編修慷
慨有才器擢爲都御史文皇渡江至金川門百官皆
出迎拜於江次清植立罵不已上徐責之曰且不說
爲天子卽爲親王若敢爾其罪云何清罵愈甚乃命

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近前若有所啓則含血
直噴上衣乃命醢之罪及九族久之上晝寢夢清入
繞殿追之曰清猶能爲厲耶乃命藉其鄉轉相攀染
者數百人謂之瓜蔓抄其邨至今無人焉

王權陝西人也改名朴洪武中爲御史數與上爭曲直
上怒命斬之反榜至市尋赦之反榜還見上上曰汝
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爲御史豈可戮辱至此且以
臣爲有罪安用生之無罪又安得戮之臣今日願速
死上復命反榜至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

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朴臨死作詩云云
行刑者復命上惻然問朴死云何以詩聞上曰彼有
片言亦當以聞况詩耶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上惜
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之也

隆平侯張信初爲北平指揮使時建文疑忌諸王忌燕
尤甚密勅信擒以來信意未決日以爲憂而不敢言
其母問曰子何憂之甚也信曰兒統軍千萬能無憂
乎其母曰吾觀子之才統御有餘非憂此也汝母瞞
我信乃屏左右言曰今有勅取王爲之奈何母驚曰

是不可也吾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亦非汝之
所能擒也汝不憶爾父之言乎蓋其父常言王氣在
燕分也信益憂不知所出未幾復有勅令趣之信艱
然起曰何太甚乎乃啓欲見王不可又啓不可三啓
終不可乃乘女車徑詣王府求見王素忌信見其挺
身來造乃入之信拜於牀下王佯風疾不能言信曰
殿下無然有事當以告臣王復曰我真有疾何不也
信復曰殿下不以誠語臣今朝有勅令信執王王果
無意乎信當執以獻如有意乎當以告臣王見其誠

不覺下拜曰子救我一家之命呼爲恩張乃召姚廣
孝共謀靖難語未幾簷瓦墜地碎王以爲不祥不
懌廣孝曰祥也王罵曰子又妄言若此何祥爲廣孝
曰祥也天欲易黃瓦耳是日謀乃定

王璋河南人永樂中爲右都御史時有告周府將爲變
上欲及其未發討之以問璋璋曰事未有跡討之無
名上曰非也兵貴神速彼出城則不可制矣璋曰以
臣之愚可不煩兵願往覘之曰若用眾幾何曰得御
史三四人隨行足矣然須勅臣巡撫其地乃可遂命

草勅卽日起行直造王府王愕然問所以來者曰人
告王謀反臣是以來王驚跪璋曰朝廷已命邱太師
將兵十萬將至臣以王事未有跡故來先諭王事將
若何舉家環哭不已璋曰哭亦何益願求所以釋上
疑者曰愚不知所出惟公教之璋曰能以三護衛爲
獻無事矣從之乃馳驛以聞上喜璋乃出示曰護衛
軍三日不徙者處斬不數日而散復令其下微行有
司有貪酷者繼以重法人情震聳歸省其母其母以
本知州爲託璋曰公法不可私也頃有丐者至母以

餽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餽獻璋卽丐者也璋曰職當如此其母自璋去遂臥不復言亦不食璋聞之馳往跪問母終不言不食璋曰得非以知州之故乎當聞於上爲母赦之其母始言始食

靖難師至城下建文闔宮自燔或傳自火逃出或傳蜀府援兵竊載以去竟莫得其實故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張仙爲名實爲建文也終莫知所之正統閒有御史出巡忽一僧當道立從者呵之不避問之乃獻詩云吾建文也御史奏之朝詔廷臣詢亦不察虛實

後卒于獄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官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鐵鉉色日人也建文中爲山東布政靖難師至城下攻之百方隨機設變終不能下以礮擊其城城將破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遂不敢擊鉉終不下後姚少師獻計曰師老矣不如舍之而去文皇正大統擒鉉至不屈被殺其家屬發教坊司爲倡鉉有一女入

教坊數月終不受辱有鉉同官至二女爲詩以獻文
皇曰彼終不屈乎乃赦出之皆適士人長女詩曰教
坊脂粉洗鉛華一片閒心對落花舊曲聽來猶有恨
故園歸去已無家雲鬟半綰臨妝鏡雨淚空流溼絳
紗今日相逢白司馬尊前重與訴琵琶其妹詩曰骨
肉傷殘產業荒一身何忍去歸倡涕垂玉筋辭官舍
步蹴金蓮入教坊覽鏡自憐傾國貌向人羞學倚門
妝春來雨露寬如海嫁得劉郎勝阮郎

平保兒名安不知何許人建文中從軍與王師戰于白
溝河安槍幾及上馬忽蹶乃免文皇既正位問白溝
之戰窘我爲誰或曰平安也召至問曰前日之戰汝
馬不蹶其殺我乎安曰殺之上命縛出斬之將至市
復曰忠臣也赦之命爲都司久之上見安曰汝猶在
乎乃縊

王府尹忘其名嘗夢人授之書曰讀此可衣緋不讀此
止衣綠覺而異之數日于路得一書乃青烏家說也
玩讀久之以善地理聞爲鈞州佐時漢府遣人購之
辭曰吾非詔旨不往漢以名聞時太宗有事壽陵乃

召見于房山上指示其處對曰此公侯地耳扈從至
竇家莊蓋竇十郎故址曰勢如萬馬自天而下真龍
穴也乃定卽今長陵前有小阜欲去之曰恐妨皇嗣
上問無後乎曰非也但多庶出耳上曰庶出亦可也
遂不去後累世皆驗其人官至順天尹

皇甫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文皇北征袁
忠徹以相仲和以占從師至漠北不見虜上意疑欲
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閒虜至問自何方曰
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卻終勝召忠徹問之一

如仲和之言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卽械之曰
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死乃命狗太監往哨之日中不
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至矣
時初得安南神鎗一虜直前卽以神鎗衝之二虜繼
進復以神鎗中之虜乃按兵不動頃之虜眾齊發上
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曰東南隅不少卻乎廣率積
兵舞牌往斫馬足虜稍卻已而疾風揚沙兩不相見
虜引去上欲乘夜引還二人曰不可明日虜必來輸
款俟其降也整師而去明日虜果詣軍門伏曰不意

乘輿在是也詔以幣帛賜之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內閣學士曹鼎與鄰時有旨親征鼎急歸召仲和與議曰胡王兩尙書方率百官諫尙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紫薇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不如立儲君而後行曰東宮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於立後皆如其言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南向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石亨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衛士求相仲和不肯

固請之仲和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爲衛士怒曰何以知吾不能正內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二人在家正相鬪不解衛士不信至家果然後人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固問之乃曰彼見問時兩鵲正鬪于屋上是以知之其術如此

王振專權公卿皆屈于門下天子亦以先生呼之三殿初成晏百官故事宦官雖寵不預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爲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命東華門中閒由以出入振至問故

日詔命公由中出入振曰豈可乎及至門外百官皆候拜振始悅

宣宗一日於禁中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訝之詣闕下問三楊等皆不能對上顧諸屬官曰有能知者否時陳繼官檢討獨出對曰龍有翅曰應龍問所出曰見爾雅命取爾雅視之信然

景泰中王文用事忤者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劾之文銜之適聰鄉人有事吏部應答聰爲囑文選郎中郎中出其手書文欲置之死會官廷議比擬大

臣專擅選官廷臣畏文無敢違者尙書胡漢謂文曰給事七品官擬以大臣囑微事而擬以選法二者于律合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非理也遂拂衣而出曰此議我不預公等自爲之於是罷議公歸遂臥病不朝數日景帝問胡尙書何不朝左右以疾對使太監興安問疾曰老臣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甯耳安問何爲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安以告於上旣而法司復以比議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聰得免死

薛瑄有理學以僉事董學山東人稱薛夫子王振一日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爲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于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卽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擢太監力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不見薛少卿三楊爲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輒致吾等意而振又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

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瑄獨直立振先揖之曰多罪多罪白是銜之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夫都察院問已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文大怒又承振風旨劾瑄得賄故庇死獄詔逮至午門會問瑄呼文字曰若安能問我若爲御史長自當迴避文奏強囚不服問理詔榜西市殺之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厚不預事是日泣于廚下振問其故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

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意解傳詔
赦之繫錦衣衛獄終不屈

王翱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餽貽一
無所受有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公
固辭某曰公于他人之餽固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
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閒臥寢自
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貧甚公召
問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
驚訝公自衣閒解其珠與之直可千金來尚有餘云

詔營第於鹽山有司承媚於分外多列屋若干公悉
拆去之曰非詔旨也每朝退正然獨行不與人言時
馬昂爲兵書崔恭爲吏侍公直以名呼之

本朝自三楊後相業無如李賢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
才猷然在當時以賄聞亦頗恣橫岳正自內閣出貶
後召還館中賢欲以爲南京祭酒正不欲或讒之正
曰吾閣老也乃欲逐吾于外都給事中張甯有時名
因言失賢意吏部擬二人京堂乃皆出之于外葉盛
巡撫廣東或讒之曰盛自負其文常指公某文爲爲

善因以韓雍易之其勅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羅倫
疏賢奪情賢怒甚欲貶於外王翱勸其依文彥博故
事畱之賢謝曰吾不能矯情如此及卒人有作詩誚
之者其末句有云九泉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已復
官

萬安蜀之眉山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
而內深刺骨初戊辰進士在翰林者八人各爲黨友
惟安有所交李泰內臣養子也安專與相結爲腹心
內閣缺人且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

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死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日
以囑託貪賄爲事時昭德寵冠後宮安認爲同宗又
多結宦官爲內援見所屬無問賢愚惟有內援者則
敬之用之時內閣三人劉珣劉吉珣狂躁吉陰刻皆
爲天下所輕時昭德恣橫好奇玩中外嗜進者結內
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
出一語正球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尙書之謠
吏部尙書尹閔都御史王越與珣皆北人爲一黨安
與學士彭華爲一黨互相傾詆久之安以計排珣去

之越與閔亦相繼罷去北人在朝者去之一空有倪進賢者少無行而安獨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由是穢聲益彰憲宗宴駕內豎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術也悉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劾之有心如九曲黃河而似千重鐵甲之語懷恩以其疏之內閣令人讀之安遑遽跪而起起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矣乃奔出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安曰惟以死報國

及被黜在道猶夜看三台星冀復用己其無恥如此安貪賄至鉅萬安死妾媵子婦悉懷以奔人無子餘矣

李秉爲都御史巡撫宣府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之故事都御史不理訟獄公以屬鵬親詣之鵬不可曰鵬非公問刑官也強之再三不可公乃自爲奏劾之事下御史鵬曰今日乃可理耳其後鵬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兩廣詔詞嚴竣曰亡則殺之命錦衣林千戶監行二人同手梏行坐有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言
妨朝夕莫保時公以都御史巡撫南畿瑄咎鵬曰若
於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言未畢公至
見二人同桎哭不能起命左右釋之二人不肯曰吾
二人死則已矣其敢累公此門錦衣親封在有邏者
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傷如朝廷有謫吾自當之卽
前訪林千戶跪請之林曰此詔旨也公曰有事吾自
當之林乃從二人得釋于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厚
給飲食或餽之贖公自解其帶以貽二人二人乃得
安然至戍所

李秉王竑俱號一時名臣及二人俱致仕居鄉竑高自
標致非其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弈
終日無忤竑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
戲何自輕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爲之在朝
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景皇卽位楊翥以邠府長史來朝主劉鉉家時翥以舊
學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上
以授太監宋某曰竒有缺言之久之莫問也會宋病
召醫盛叔大治之病愈問醫何許人曰蘇之長洲人

學海類編
也曰長洲有劉先生者識之乎今爲何官盛以爲劉
草窗也曰爲吏目曰非也翰林學士耳盛曰劉學士
古板人也太監曰上亦知之且將用之矣盛退以告
鉉且邀與同見鉉謝曰見之何爲旣而怒曰上奚從
知我哉必翦之言也主於我而害我如此哉時易儲
之議漸萌而禮部兩亞卿俱缺議必得有力者爲之
宋乃出手疏于上上令進閣下曰可用學士爲之時
大學士陳循等乃擬鉉以進江淵不悅公乃退與內
侍曰鉉素不能幹事不可用乃用編修薩琦鉉聞淵

言曰此深知我者久之鉉爲國子監祭酒一日報易
儲諸司無大小俱勸進司業言於鉉曰百司俱勸進
國子監獨無鉉曰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遂
止後英廟復辟日閱諸疏見勸進無國子監名問徐
有貞曰祭酒何人官幾年矣有貞以鉉對上曰吾欲
識之乃召對于文華殿上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
詹事其後鉉以完名終卒謚文恭今上以宮傳見錄
其孫棨至尙寶少卿人曰此不能幹事之効也

錢溥之居與陳文鄰也溥常教內豎後顯來謁必邀文

與共飲天順末英廟不豫中外危疑內侍王綸溥之
所教伴讀東宮一日來謁文意必召己意不召乃使
人微訶之綸言上不豫東宮未納妃如何溥言當以
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大學士李賢當筆文起
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賢問爲誰文言溥綸
定計將退賢以溥代退兵部某以韓雍代故俱及於
貶

陳文江西人以編修選侍經筵展書與商輅爲偶景泰
中大學士高穀薦錢溥可入閣文可爲部侍王直在
吏部皆格不行奏以文爲雲南布政使文時爲侍講
矣英宗復辟見商輅曰曩經筵與卿爲偶長而偉者
爲誰今安在輅曰陳文也任雲南布政卽召還爲詹
事久之內閣學士呂原卒上問大學士李賢誰可代
者賢曰柯潛可賢出吏部尙書王翱問內閣之缺爲
誰曰已於上前舉潛也翱曰潛固好然陳文年資皆
深用潛置文於何地賢曰然然業已舉之翱曰復見
上言之何妨明日賢見如翱言上曰汝昨已舉潛賢
固陳乃許及文人閣與賢日爭事曰吾非汝所薦也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士文華殿之側
室倪謙呂原寔教之上時自臨視命二人講倪講國
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倪時以左中允兼侍
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品皆曰正六品上曰
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
講學士兼中允上既臨幸二人因改坐於旁他日上
至訝之二人對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上曰如是乎
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

時淮上大饑於椽轎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
後得王竑奏輒開倉賑飢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飢
死吾百姓也

土木之難張益以學士從死焉後四十餘年其子某市
馬北邊道土木設祭悲泣是夜夢其父衣冠來曰以
紅沙馬與我既覺未甚異也忽從者來報云後隊紅
沙馬一匹夜來無病暴死始異之及歸詢之父老益
初從駕乘紅沙馬云

馮寶處州人叔父讓以少監鎮福建進燈有寵時修寰
宇通志寶求入書辦內臣舒良王誠因啗內閣大臣

得各舉一人於是王文舉驛丞某陳循舉鄉人周某
蕭鑑舉監生溫良高穀舉其婿王清商輅舉其姻蔣
銘良誠因舉寶及文等所舉皆不用寶獨擢爲典籍
天順二年乞陞錦衣副千戶理鎮撫司刑成化二年
進指揮僉事巡江擒江賊劉顯文等六十餘人誅之
寶內倚中貴外任樞要富侈驕盈荒於聲色一旦暴
卒

林俊之劾繼曉也詔下獄事且不測懷恩叩頭諍曰不
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太祖太宗之時大開言

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之心將失天下
之心奈何臣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誣我
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
中上怒猶未已恩脫帽解帶于御前號哭不起曰不
能復事陛下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
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逕
歸取于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上悟命醫調治使
者旁午於道俊獄得解

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監太監張敏請于上凡馬坊傳

奉不復動敏袖疏來謁跪于庭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已得旨馬坊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專爲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也外官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中氣而死

章瑾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奈何以貨得之不肯傳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上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者吾言尙可行也時俞子俊爲兵書恩諷之曰第執奏吾爲汝從中贊之俞謝不敢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力扶之卒免于禍每恕疏至恩則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及宏治初言路大開進言者過爲激切或指內臣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初內帑積金凡十窖窖凡若干萬蓋累朝儲之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英宗在南內聞之嘆曰

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卽往視之則金皆在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于是十宰俱罄懸久之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藏空因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後世齊天之福也上曰吾不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寢食俱廢時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計曰不如勸昭德勸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

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于無窮豈直免禍哉芳然言於昭德昭德勸上易儲時懷恩在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上問召懷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從甯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泣不起上不懌而罷未幾詔往鳳陽守陵恩旣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太監之力量尙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曰不如謀之閣下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各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默然上又質昌責

昌無以容屢欲自經死會泰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
岱應在東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應天象乎曰陛下
卽上帝東朝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上首肯始詔爲
東朝選妃不易太子矣

英宗蒙塵袁彬實侍上同臥起天順初授錦衣指揮甚
有寵已而門達得幸忌彬譖之改南京所部官校皆
送之門外共言其冤有一少年獨奮曰我能還之但
吾母老無所託耳眾許之明日上疏具言達不法事
上以疏示達達出召少年曰我平日待汝若何而汝

劾我謝曰非我之爲乃閣老李賢使某爲之蓋知達
平日素忌賢故也達喜卽言于上曰此非某爲之乃
李賢實害臣耳乃詔會官廷辨之少年曰達教我指
李耳其實李不相涉也眾論快之

戴元禮得丹溪之學避名吳中爲木客時爲人治病但
疏方而不處劑甚有大驗時王光菴賓等謂曰元禮
名醫盍往訪之至則一見傾倒飲酒賦詩久之賓謂
元禮曰若賓年長醫亦可學乎元禮曰君家固素醫
亦何難乎然則當從何始元禮曰君能讀素問難經

傷寒論等書則可已而別去朞月元禮復至因復請問醫曰素難之書已讀否曰已讀能記憶否曰公試舉問元禮摘問賓隨口背誦如流雖箋註異同亦能口述元禮嘆曰壞吾醫名者此人也然終不授以方賓歸處劑漫不知要固叩之元禮曰吾固不求贄獨不能以禮事我乎賓曰吾春秋已高官尙不欲爲又肯爲人弟子乎一日詣元禮值元禮不在竊其書入冊以歸元禮回嘆固求不得賓自是得其傳賓不娶無子與其弟不相能弟嘗戍北邊歸頗詫其富賓曰

得吾醫耳明日其弟徹其藥獨署外科曰吾自得之異僧示非其術也賓將死以其書授盛啓東韓叔暘云

盛啓東初從王光菴學古文因傳其醫啓東一日治一熱證用附子光菴驚曰汝遽及此乎此反治之道也但少耳加之而愈及光菴卒竟授以書爲本縣醫官以事逮至南京時與吳江梅某者偕行駕幸北京發雲南爲吏梅某曰至雲南死矣乃爲盜其家廟髹器首之中途追還免死天壽山拽木啓東長髯偉姿容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言述
時監工某侯見之曰有貌如此爲小官乎乃令左右
自隨主書筭初啓東在吳有內使督花鳥來蘇主其
家甚習嘗病脹藥之而差至是偶值之途內使驚曰
盛先生無恙乎予太監患鼓脹無能治者急往安樂
堂見之藥數投愈太宗狩西苑太監病新起步往觀
焉太宗遙望見之曰彼人死久矣安得復生日得吳
醫盛啓東而生太宗喜曰明日與來啓東與梅某散
步長安門外中使傳曰宣吳醫盛某乃以平巾入見
稱旨遂畱之御藥房尋授御醫啓東爲人慷慨敢直

言一日雪霽召見便殿韓叔暘等俱在語次偶及白
溝河之戰上曰彼時爲長蛇之陣擊其首則尾應擊
其尾則首應予乃從中衝之遂大勝啓東曰是天命
耳上不憚起視雪啓東又曰此瑞不宜多旣退叔暘
曰上前安得如此汝併吾斬首矣須臾賜御膳一日
與叔暘弈於御藥房上猝至不及屏曰誰與棋者對
曰臣與韓叔暘遂命弈于御前連勝者三因命賦詩
啓東曰不材未解神仙著有幸親承聖主觀叔暘詩
不成數日上賜象牙棋槃并詞一闕棋畱寘院中永

學海類編 卷之二 言述
樂中東宮妃張氏十月經不通眾醫以爲胎也而脹愈甚一日上謂曰東妃有病汝往視之東宮以上命醫也導之惟謹既診出便疏陳其病狀早若何晚若何一一如見妃遙聞之曰朝廷有此醫不早令視我乎及疏方皆破血之劑東宮視之大怒曰早晚當誕皇孫此方何也不用數日病益急乃復召診之曰後三日臣不敢用藥矣仍疏前方乃鎖之禁中家人惶怖或曰死矣或曰將籍没家矣既三日紅棍前呼賞賜甚盛蓋妃服藥下血數斗疾平也時啓東與袁中

徹俱爲東宮所憾至是自度可釋矣一日上謂曰若見東宮可少避之乃知憾猶未釋也憂之謀于忠徹忠徹密曰無傷也彼相安能久及榆木川之變啓東歸取洞賓瓢未至聞訃乃求南京太醫院避之宣宗卽位問左右曰盛御醫安在曰在南京卽詔南京守備太監陳巫伴宿食以來甚信用之

邱濬瓊州人其學甚博而尤熟於國朝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矯以爲非人所共非必矯以爲是能以辯博濟其說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

親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忠武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絕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亦前人所未發也性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剛褊不苟取亦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國學孝宗卽位乃進大學衍義補得遷尙書時李廣幸於上因之得入閣在閣與同僚爭議每事欲有紛更眾不謂善也時王恕有重望濬每憎之會劉文泰劾恕或以爲濬所嗾士論少之

宜興徐溥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入閣承劉吉恣橫報復之後溥一於安靖調和中外用人行政不以己私時稱其有大臣之度溥嘗希范仲淹作義田以贍宗族其子不肖多奪鄉人之田以充之溥沒未久爭訟紛紜

湯鼎壽州人爲人抗爽喜直言宏治初詣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時爲大學士謂鼎等曰近者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我等扶持科道再三陳說方添此一款鼎卽上疏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安等乃歸過裏面而又令臣等以扶持之說不知安所謂裏面

字海類編
者將何所指謂內臣耶謂朝廷耶乞追究所指且治其欺君誤國之罪鼎俟命司禮監宣入內令跪聽命鼎曰令跪者奉旨耶太監命耶曰奉旨鼎乃跪乃宣若疏畱中不出可歸矣鼎乃以手拍地大言曰臣所疏皆經國大事何爲不見施行

成化宏治閒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元及第儀幹修整寬溫粹含宏遷明暢亮直寬詩文俱有古意遷亦次之故一時竝有公輔之望及邱文莊卒寬適以憂去遷服將闋遂用遷入閣十餘年閒號

稱賢相寬遂逗遛終不獲入閣人頗爲不平而寬處之裕如也時劉健爲首相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之他日又言健答如故遷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曰吾豈私於寬耶顧寬之科第先于予年齒先于予聞望先于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故言之而公終不入何耶健但笑而已其後天變師保皆上章求退遷上疏求去不得復上疏舉寬及鏊自代健不悅宣言於內以遷爲立黨也

吳惠東洞庭人正統六年七月以行人使占城立嗣王

十二月發東莞次日過烏豬洋又次日過七州洋瞭見銅鼓山次至獨豬洋見大周山次至交趾洋山有舊磯橫截海中怪石廉利風橫舟礙之卽傷舟人恐甚須臾風急過之次日至占城外羅洋校杯墅口廿九日王遣頭目迎詔入國寶船象駕金鼓笳管旌麾掩靄氎衣椎髻前後馳至行宮侯官設宴番王躬迓國門前戴金花冠纏纓珞環帳列刀戟象衛盍牌稽首受命上元夜其人訢賞烟火爇沈香火樹高然嬌娥舞蠻樂奏五月六日回洋舟至七州洋遇風幾覆

惠爲文以祭祝融與天妃之神申時尙雨至酉戌開霽月明當空賀神之靈驗也五月十五日瞭見廣海諸山遂收南門以道廣東其國臘月猶暑民多袒裸士著苧衣南阡稻熟北秧猶寒其樹多檳榔紅蕉椰子夜鼓八更爲節

